

红山魂

HONG SHAN HUN

刘恒◎著

塞外烽烟起，倭寇铁蹄行，万众奋起打豺狼，红山风雷动；
烈士鲜血洒，亲人热泪流，化作甘露润神州，红山花更红。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紅山魂

HONG SHAN HUN

刘恒◎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山魂 / 刘恒著. —呼和浩特 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—7—204—13620—9

I. ①红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5895 号

红 山 魂

作 者 刘 恒

责任编辑 侯海燕 杨显文

责任校对 杜慧婧

责任监印 王丽燕

封面设计 那日苏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
印 刷 河北鹏盛贤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29.125

字 数 630 千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4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04—13620—9/I·2644

定 价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3946120 3946169

楔子

出北京，走承德，越过古木参天、茅草丛生、绵延百里的峻岭——茅荆坝，再行百里便有一座奇特的山峰，远看似几簇燃烧的烈焰，近观赭石磷峒奇伟无比，这便是红山。山是石山，寸草不生，而山顶却有几株古松，枝繁叶茂，挺拔伟岸，高耸入云，为红色山峰缀了几点绿色，充满无限生机。

红山，是一座独立的山峰，几十里外低矮的山峦环绕四周，如众星捧月。有山便有川，有川则有水，有水就成河。昭苏河、阴河、舍利嘎河、半支箭河、喀拉沁河，五河之水川流不息，汇于红山脚下，这便是迎金河。多条水系常年冲积，便形成了环绕红山的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。

夏日，平原上草长莺飞，迎金河碧水潺潺，似火的红山直插蓝天，蓝天、红山、碧水、绿原构成了一幅奇美的山水画卷；冬天，平原上白雪皑皑，河面上冰光熙熙，红山上银装素裹，而风吹雪消，山体偶尔露出几点红色的肌肤，红山倒似一位含羞的少女，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。

不知什么年代，我们的先人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。他们在这里放牧，在这里憩息，这里便有了人烟。一家、两家、十几家、几十家，依山傍水便成了村落。民以食为天，由于生活的需要、地理条件的优越，除了畜牧业外，这里便有了农耕，形成了农牧相辅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

又不知过了多少年，由于这里土沃民肥，便有大量移民迁徙而至。有垦荒种地的，有放牧牛羊的，有开办作坊的，一时间小村便成了繁华的小镇。因看好这里的农牧业产品，商贾们便到这里来淘金，北方蒙古的皮毛、牲畜、奶制品，南方的丝绸、布匹、烟酒茶糖，长白山的冬虫夏草、土产山货，黄土高坡的油粮酱醋，北京的各种小吃，本地的杂粮杂豆都来小镇交易。货物交易要建市场，车水马龙要修道路，人丁居住要建房舍，于是小镇便成了街。清朝时，这里是蒙古王的领地，王公们便给这街取名为乌兰哈达，意为红色的街市。汉人们觉得叫起来别扭，不管通与不通，就叫它哈达街。

有人烟，便需要设郡县派官吏，清朝初期，哈达街归翁牛特右旗管辖，民国则改为赤峰县，县政府就设在哈达街。有政府便对街市有规划，民国初期哈达街便形成了一横六纵的街道格局，也自然形成了几个特定的区域：东面是工业区，铁铺、木行、染坊、药厂、皮革加工厂集聚于此；西侧是文化行政区，旗府、学校、警署都居其中；南面是休闲娱乐

区，六西街有妓院，六东街则有烟馆、赌场；最为繁华热闹的当属北面的头道街，这里是商业区，占地数十亩的商贸市场，不仅店铺林立而且有临时摊位，粮油肉食、瓜果菜蔬、皮毛特产、家用器具应有尽有。市场东街较大的店铺有元茂隆粮行、广义承丝绸店、义和昌当铺、永和祥珠宝店、德惠仁钱庄、同仁堂药铺，市场西面餐饮酒吧饭馆众多，主要有宴宾楼、大食府、全聚德烤鸭店、哈达火烧烧饼铺。

哈达街的人口大都是移民，蒙、汉、回、满族杂居，民族风俗、宗教信仰各有不同。汉族信佛建庙，回、蒙族信教建寺，外国传教士则建教堂。当时哈达街东有火神庙，西有龙王庙、娘娘庙，南箭亭有地藏庙，北面有关帝庙和鲁班庙，二横街有清真寺，西城外有喇嘛寺，二东街有天主教堂。

迎春游行是哈达街一大盛事，每逢立春，当局都要组织市民游行，城内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都要在迎春队伍里露上一脸。游行队伍有一定的排序，农（牧）、工、商、学、仕、兵排在前六位，农民为首，足见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。据说演艺界人士要排在妓女之后，又见其社会地位之低下。有一个笑话，说剃头的和修脚的排在队尾，但二人因谁前谁后发生了争执。剃头的说：“我应排前，因为不管多大的官我都要捏着他的脑瓜皮。”修脚的道：“我应排在前面，皇帝老子来修脚我都和他平起平坐。”二人各执一词，还是县官想了个两全之策：剃头、修脚的轮换前后。

哈达街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萧条到繁荣，也不是一帆风顺。曾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侵袭、民族部落战争的洗礼，各族人民之间相处也不是十分和谐，也曾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家与家之间的利益争夺，然而这些不过都是同胞之间的矛盾，和睦则是主流。而当有外族入侵之时，红山人民会团结一致抵御外辱。红山养育了这里的人民，人民用辛勤的双手建设了美丽的红山，创造出灿烂的红山文化。红山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红山，演绎出一曲曲悲壮的爱家爱国的颂歌。

第一章	关帝庙会 / 1
第二章	匪患 / 17
第三章	备战 / 28
第四章	喋血红山 / 48
第五章	小吼的亲善 / 75
第六章	招安 / 98
第七章	丁阎王之死 / 127
第八章	婚变 / 165
第九章	烟毒 / 199
第十章	慰安妇事件 / 216
第十一章	掠夺 / 244
第十二章	哗变 / 280

第十三章 郭九公义愤祖业 / 328

第十四章 刘四爷绝食就义 / 357

第十五章 刘三少浴火重生 / 387

第十六章 最后较量 / 417

第十七章 尾声 / 448

后 记 / 460

第一章 关帝庙会

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关云长义薄云天，被后人尊为关帝，多设庙宇祭祀，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，所以哈达街便把这天定为关帝庙会。

话说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三，正值夏初时节，这一日艳阳高照，日丽风和。一大早十里八乡的人便来赶庙会。骑马坐轿的是贵胄乡绅，推车担担的是布衣平民，独来独往的是他乡游子，成群结队的是乡党行会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说是赶庙会，可真正到庙里拜佛的人并不太多，大都是来听戏看热闹的，更有些是借机做买卖的。

关帝庙前的广场上，南北戏台高筑，东西就地打场，正唱着对台戏。北面戏台上是由商会出资从热河请来的京剧班，正上演着《关云长单刀赴会》；南面的戏台上是由铁木行会出资从保定请来的河北梆子戏班，上演着《千里走单骑》；东面地摊唱的是东北二人转《甘露寺》；西面地摊演的是当地大口落子《空城计》。广场上人头攒动，懂戏文的品唱念做打，不懂戏文的只是看热闹。也有的东瞄一眼，西看一会儿，专看旦角的扮相。孩子们则追逐嬉戏，在人群中钻来钻去。广场外卖香烟瓜子的、卖冰糖葫芦的叫个不休。

已初时分，两匹枣红马拉着两辆蓝顶轿车从西街驶来，红马蓝车格外引人注目，后面跟着两位骑马的青年。轿车行至横街街口，车夫勒住马缰，停下车来。后面两青年翻身下马，年长一点的把马交给后者，跑到头车前叫道：“前面人多，车不再往前去，请二老下车。”车夫赶忙将车辕上的板凳拿下，放在内侧，将轿帘掀起。一个五十左右的老者下了车，只见他头戴一顶黑地蓝顶周镶黄边的绸帽，上身穿一领青色丝绸长袍，外罩一件蓝色马甲，脚穿一双千层底冲锋尼布鞋。此人国字脸、高鼻梁、方嘴厚唇，唇上一道墨般短须，两道浓眉直插双鬓，两眼微睁，余光闪烁，不怒自威。跟着下车的是位老夫人，年纪也在五十上下，微微发福的体态，上身穿一件洋绸斜襟红袄，下身穿一条青色挽裆绸裤，扎着腿带，小脚穿一双蓝花绣鞋；头发黑多白少，发髻梳于脑后，髻上插一支凤头金钗，银白耳坠，面部丰满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慈眉善目。后面的轿车上先跳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男孩十二三岁，一身学生装；女孩十来岁，梳两条小辫。跟着下车的是一位少妇，怀中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。少妇虽素装淡抹却光彩照人。

一家八口，便是城西大户，主人姓刘名普字济州，兄弟行四，人称刘四爷。同车夫人郭氏，是哈达街大财主郭九公的胞妹。两骑马青年是长子瑞文，次子瑞武。后车少妇是瑞文之妻姜雅芬，怀中男儿德庆。头车二孩是四爷四子瑞明、小女金荣。一家人也是来赶庙

会的。

提起刘四爷哈达街无人不晓，倒不是因为他是豪绅地主，而是因为他有一段不寻常的传奇故事。其祖居河北密云，清中迁徙至塞北多地，到父辈方落脚于哈达西西牛波罗村，置了几亩薄田度日。该村有一于姓地主名怀水，因其经常穿一双破马靴，人送号于破靴子。于破靴子是当地一霸，专欺外来人。刘家与其为邻，井水不让吃，河水不许用。井可自己挖，但不许用河水庄稼如何能浇？一年夏天，因刘家开渠浇青苗，于家挡横，两家发生了械斗。刘家兄弟四人虽然强壮，但是怎敌得过于家如狼似虎的十几个家丁，兄弟四人都受了伤。而于破靴子恶人先告状，一纸诉状将刘家告到具衙。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钱少进来，受了于家贿赂的县官，便不问情由判刘家败诉，将其仅有的几亩薄田判给了于家。

没了土地便没了生路，刘父一气身亡。葬了老父，三位兄长便要举家离开，到别处再讨生计。四弟刘普是个血性汉子，誓与于家争个高低，打算去热河道台府上诉。二哥刘桐道：“手中没钱别说打官司，恐怕连道台衙门都进不去，更何况咱家连盘缠都拿不起。”四弟道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

原来刘四是个木匠，他背上木工家具，边为人做木工活，边奔热河而去。半月左右，他给人做工积攒了三五块钱，也离热河将近。他决定不再沿途打工，到热河找一作坊干活，或许能多挣些钱，于是加紧赶路，不想错过了宿头。二更时分，忽见前面有一破庙，他便决定进庙就宿。

庙门虚掩，他推开门进到院内，庙里一片漆黑，这是一座无人管理的庙宇。庙里只有三间殿堂，他走进殿门，忽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，又听一个男人喝道：“哭什么哭，再哭老子杀了你。”那孩子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”男人道：“为钱，你爹拿钱来赎就放你，不来赎老子就撕票。”刘四听了，知道碰上了绑匪。他要去打官司，不愿惹事，转身要走。可是又一想：这孩子若家里有钱可能来赎，可要是没钱，这孩子就会没命。俗话说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，救人要紧。于是他右手抓起镢子，左手拿着斧子，朝孩子的哭声摸去。

庙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不知有几个绑匪，不敢贸然施救。孩子低泣，绑匪不理，过了片刻，只听“咻啦”一声，一根火柴亮起，绑匪点着了一根香烟。借着火光他看清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被绑着手脚，身旁只有一个彪形大汉，一手握着一柄单刀，一手拿着点燃了的纸烟抽着。只有一个匪徒，虽然身高马大，刘四倒也不惧，因为他少年时学过几日功夫，可是他怕伤及孩子，所以不敢贸然动手，只好等待时机。

三更过后，孩子的哭声渐止，不一会儿响起了匪徒的鼾声。刘四从锯上解下缥绳，手中拿着斧头摸过去，他不想伤人性命，但怕匪徒手中有刀伤了自己，所以拿斧头以防万一。待到近前，他先用绳子绑住匪徒的双脚，然后拿下绑匪手中的单刀，又用绳子将双手捆上，由于用力过大，那匪徒突然醒来，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说着挣扎要起身，可是哪里站得起来。刘四答道：“劫票的人。”绑匪道：“你怎知我们在这里？”刘四道：“你没听过

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’吗？”绑匪道：“都是道上的人，我绑票你来劫票，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？”刘四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绑的是谁家的孩子，你与他家可有过节？”绑匪道：“这肉票是热河绸缎庄何老板的独子，我绑来就是为了弄他俩儿钱，与他无冤无仇。”刘四道：“无冤无仇你就绑人家的孩子，你们的行为也算仗义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不是来劫票的，是来救人的。看在你只为钱并不想杀人害命的份儿上，饶了你，孩子我带走。”绑匪被绑手脚，只好作罢。

刘四解开孩子的绑绳，又将绑匪捆了个结实，便带着孩子上路。辰时左右，行了二三十里，突见后面两个汉子手提单刀追来，刘四见其中一人，正是那绑匪。只听另一人喊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断我财路，找死。”刘四赶紧对男孩道：“沿大道跑人，我来拦住绑匪。”那男孩倒也聪明，撒腿就跑。刘四手提镢子拦在路中。两匪挥刀向刘四就砍，三人战在一处。虽然以一敌二，可刘四毫无惧色。他少时习武，专攻棍棒，后来学工，镢子便成了武器。只见他将那一柄镢子耍得如风车一般，两匪近前不得。

见战刘四不下，一匪叫道：“我来敌住这厮，你快去追那崽子！”另一匪听令，跳出圈外，向男孩跑的方向奔去。刘四怕男孩再度被抓，转身去拦那匪，露出破绽，被这匪一刀砍中脊背。刘四忍痛将那匪拦下，这匪又朝孩子方向追去。二匪轮换追赶，刘四左遮右拦，疲于奔命，不想又中匪徒一刀，被砍在腿上，遂倒地。一匪狞笑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却来。”说着举起单刀向刘四砍去。

只听“当啷”一声，一枚弹子飞来，匪徒手中单刀落地。几十步外，四个家丁奔过来，一个高喊：“贼人休走。”两匪见状，撒腿就跑，转眼无了踪影。家丁也不追赶，将刘四扶起。这时大路上跑来一大一小两个人，那小的便是被救的男孩，只见那大人三四十岁左右，身体微胖，穿一件蓝色绸袍，头戴一顶礼帽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方口上一抹八字胡。此人满面春风走上前来，朝刘四深深鞠了一躬道：“在下何庆哲，多谢壮士救了犬子。”刘四道：“谁遇此事，都会出手相救，不足挂齿。”何道：“壮士为救犬子受了重伤，快背回救治。”刘四道：“无甚大碍，我自己能走，孩子无恙，在下告辞。”说罢拾起工具，转身就走。可是没走几步，便又摔倒在地。两家丁上前扶起，一家丁不容分说背起他就走。

到了何家，何老板赶紧请医生来看伤。医生道：“背上是皮肉伤敷药即好，这腿上是骨折调养需数日。”医生正了骨开了药后辞去。刘四听说骨折，甚是急躁，因为家人正等着他打赢官司。何老板见状便问道：“壮士哪里人？因何至此？”刘四道：“哈达街人，因家里受人欺侮，告县衙又败诉，特来省府讨个公道。”何老板道：“且把情由说来听听，我可帮忙。”刘四便把官司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何老板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我来给你包讼。”刘四道：“此家事怎可烦劳何先生？”何老板道：“你救我儿子，大恩大德无以回报，替你办事理所应当。我看壮士也是仗义之人，如不嫌我商贾满身铜臭，我俩可结为异性兄弟。”刘四道：“在下出身卑微，怕辱没了何先生富贵之人。”何老板道：“说什么话，能与壮士义结金兰，何某求之不得。”不容刘四推辞，何老板便叫人备香案三牲，亲自扶了刘四到

案前盟誓叙齿。何老板长刘十五岁，自称为兄，刘四为弟。家人又设酒宴相庆，刘四拜过盟嫂，何家儿女拜了盟叔。

何老板一边照顾刘四的伤情，一边写下诉状，备上银两，去拜见府台。何老板虽不算热河首富，倒也深有名望，别说备下重礼，就是不备礼，府台也要给他面子。于是不经审理，就下了判决书，着赤峰县府改判刘家胜诉。文书立即送达哈达街。县官见了府台文书不敢怠慢，立即传刘、于两家到案，不仅将刘家赔给于家的土地追回，又以诬告罪判于家赔偿刘家一百大洋。此案轰动了哈达城乡，都知刘四了得。

刘四在何大哥家养伤月余，便要告辞回家。何老板道：“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，现在只养月余，怎能走动？”刘四道：“在兄长家养伤，每日大鱼大肉好吃好喝，这伤自然好得快。如今官司靠大哥打赢，我倒害怕家里人借此张扬，叨扰邻里。所以早日回去为好。”何老板见盟弟坚辞，道：“兄弟要走也行，我派车专程送你。”于是叫家人套上小车子，一家人依依不舍，送刘四上车。何老板又拿了千元银票送与刘四，刘四坚辞不受，怎耐何老板再三恳求，方才收下上路。

刘四乘专车回到家里，东邻西舍、亲戚朋友都来相贺，县府官员也备办厚礼前来道歉，都称四爷，四爷低调相谢。

四爷有了钱不敢挥霍，拿来买地置房。加之兄弟四人同心协力勤俭持家，日子越过越大，兄弟四人相继娶妻生子，刘四便娶了九公之妹为妻。树大分枝，便在嘎河川白音波罗、土蛇子沟门、哈拉海洼又置三处庄园，三位兄长便分营三处。有地有粮，四爷便在哈达街办起了元茂隆粮行。亦农亦商，刘家日子过得更加红火。

话说远了，还是回来说四爷一家来赶庙会。他们一家人正想进庙烧香，迎面走来一行人。

走在前面的是位五十多岁的小老头，瘦小的身材不足五尺，头戴一顶破草帽，上身穿一件大襟土布夹袄，腰里扎着一条青布带，下穿挽裆土布裤子，青布条扎着裤角，脚下穿一双双脸布鞋。吊角眉，三棱眼闪着狡黠的光，蒜头鼻下两撇断梁胡，没加任何修饰，大嘴岔，紫红的脸膛。走起路来步履轻快，身体十分健壮。

身后跟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夫人，个子比老者高出一头。满头乌黑，没有一丝白发，长髻上插了一根金钗，两耳戴着一副纯金耳坠。上身穿一件洋绸大花袄，下穿一条浅绿粉花裤子，两只大脚，穿一双黑面红花绣鞋。大长脸，大眼睛，大鼻头，大嘴巴，脸上略施脂粉。走起路来咚咚作响，要不是女人妆饰，倒以为是一个壮汉。

再后面跟着三男三女。三男都在二十岁上下，两个西装革履，一个学生装束。三女中两位少妇都穿着墨绿旗袍，浓妆艳抹，光彩照人；一女则上穿蓝色西装，粉色内衬，下穿一条蓝色毕叽马裤，衬衣扎在宽大的皮带里，脚下穿一双高腰黑皮靴，头上戴一顶烟色礼帽，盖住了乌发，眉清目秀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圆脸上不施脂粉，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一行八人，便是哈达巨富郭秋实郭九公一家。不用问，其后年长的女人便是九公夫人

马彩凤，三男是长子玉夫、次子玉玺、三子玉凡，三女是玉夫妻韩素珍、玉玺妻刘翠环、九公独女郭淑娟。

郭秋实是哈达巨富，部分财产是承继父业，其父兴业原为马帮中的一名驭手，据传因救得一只白狐而得外财发家。到秋实执事，家业越来越盛，不仅有地千顷，且开了烧锅酒坊。秋实酿酒技术精湛，品酒水平一流，人称哈达“酒公”，又因为他在赤峰地区开了九家酒坊，人送雅号“九公”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倒忘记了他的名字，便常以“九公”相称。九公在哈达街不仅有酒肆，还有哈达街独家的永和祥珠宝店。

九公府邸在哈达街外西南土城子，占地百亩，之所以称其为土城子，据传这里是花木兰扫北时建的营盘，四周筑有丈高土坝城墙。郭家就在土城之中建起了宅院，成为城中之府。家大业大，常有贼匪光顾，郭家便养家丁三十余人，无事做工务农，有贼则看家护院。

九公不在乎穿着，常年旧衣破帽，与长工下人无异。可他讲究吃喝，每食总要有酒有肉，他有句名言：“吃十成，穿二八，赌博看对半，嫖了全白瞎。”不过九公年轻时可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，吃喝嫖赌四毒俱全，尤其在妓院里包揽着一名叫赛貂蝉的妓女，不仅昼夜不归，还要将其取回为妻，父亲因此将其逐出家门。

他去过山西，到过沧州，后落脚于乌丹马家烧锅当学徒。由于其很精明，很快掌握了酿酒技术，成了烧酒制曲的师傅。东家有一独女马彩凤，不习女工，专练枪棒，且性情骄横，兄弟家丁都怕她三分，到了婚嫁之年，无人问津。父母托媒拜妁，不是人家不敢娶，就是她不愿意，所以二十五六仍待闺中。自从郭秋实来到马家，可能是王八瞅绿豆各找对眼，马彩凤便看上了这其貌不扬的年轻人。她常常去酒坊找秋实闲聊，有时竟帮秋实打个下手。母亲看在眼里，便和老东家提及婚事，老东家觉得不妥，一则秋实是下人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二则不知他的底细。

秋实虽闻彩凤恶名，但相处多日，倒觉得她率真可爱。一日晚，秋实干完活回宿舍，却见彩凤已在屋里，桌上摆了一只烧鸡、几个鸭蛋，见秋实回屋便道：“郭子，姐今天高兴，想喝酒，下酒菜我拿来了，你去酒房拿酒来。”秋实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我一个穷干活的和大小姐喝酒不妥。”彩凤道：“有什么不妥？本小姐想喝酒找不到酒友，你不陪我谁陪？”秋实知道大小姐说一不二，不敢拒绝，便拿来一坛二锅头。二人推杯换盏，转眼一坛酒见底。彩凤道：“再拿一坛来。”秋实道：“不能再喝了，适可而止吧。”彩凤道：“不行，今天本小姐高兴，非喝个一醉方休，快去拿酒。”秋实便又取来一坛。二人左一杯右一杯，半坛酒下肚，彩凤已喝多，秋实也有醉意。秋实道：“到此为止吧，大小姐也该回房休息了。”彩凤醉眼朦胧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卧房，你该回去睡觉。”秋实见彩凤说了醉话，便要扶她回房，可彩凤哪里肯走，一头栽在秋实的床上，呼呼睡去。时过二更，秋实见彩凤睡在自己屋里，便想去工友宿舍将就一宿。可一开房门，见了凉风，酒劲发作，也一头栽倒在地下睡去。

彩凤的丫鬟小红等到半夜不见小姐回来，以为小姐在太太屋里睡下，便不去惊动。天

亮后，小红去太太屋里找小姐不见，又去各房问询，都不知小姐去向，小红急忙报给老爷太太。女儿夜不归宿，急坏了父母，便着丫鬟、佣人各处寻找，结果在酒房秋实宿舍发现二人尚沉睡未醒。这下可气坏了老东家，可又不便声张，叫丫鬟将二人叫醒，押到东家屋里。老东家知道女儿肆意妄为，不便责怪秋实，要对彩凤动家法。太太心疼女儿，横遮竖拦，方才罢手。男女同居一室，传出去不好听，夫妇俩一商量，便决定将彩凤配给秋实。老爷怒气未消，便责令二人立即离开马家。嫁给秋实彩凤虽然如愿，可是要离开父母兄嫂，心中也有些依依不舍。父母赶走女儿也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备了些银两作为女儿的嫁资，彩凤、秋实拜别了父母兄嫂回到郭家。

郭父将独子逐出家门，不单是因其放荡，也有磨炼儿子之意。儿子去后，父亲时刻关注他的去向，儿子在马家烧锅做事务了正业，父亲十分欣慰。如今听说儿子竟带了媳妇回来，更加高兴。尤其听说这儿媳娇横，能约束住儿子，更加喜出望外，早在家里备办了酒席，下贴给亲朋好友，儿子媳妇一到家门，立即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。俗话说“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”，有彩凤约束，秋实不敢放荡，有秋实管着，彩凤也不再娇横。小两口相辅相成，共同治家。几年后，父母先后去世，秋实夫妇当家立业。有秋实的技艺，开办了酒坊，并越做越大，秋实成了九公。

前文说过，刘四爷夫人乃九公之妹。所以正待进庙烧香的四爷一家，见九公全家到来便迎上前去。四爷夫人拜见哥嫂，瑞文兄弟拜见舅公舅母，玉夫兄弟则拜见姑父姑母。表兄弟姐妹之间相互问候。四爷向来在九公面前毕恭毕敬，可九公没把他只当妹夫，而是当哥们，当朋友。见了四爷道：“刘老四最近可有虐待我妹子的事？”四爷笑道：“我哪有那胆量，怕大舅哥饶不了我。”二人两句玩笑，逗得大家都笑起来，气氛活跃了许多。四爷道：“大哥大嫂来赶庙会，是听戏还是进庙拜佛？”郭夫人道：“自然是听戏。”九公道：“我可不愿听那吱吱呀呀的东西。”刘夫人道：“大哥就跟我们去庙里抽个签，看看时运吧。”九公道：“那都是糊弄人的事，还得捐钱。我去珠宝店看看，或许能收上一个古董。”说着抬腿就走。瑞文道：“我已在宴宾楼订了桌，大舅可要快去快回。”九公听了道：“这倒是好事，不过可得刘老四付账。”四爷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郭家姑娘媳妇跟着母亲去戏台下看戏，刘家人便进了关帝庙。这关帝庙只有两个和尚，主持常春，师弟常修。平日里庙中无甚香火，只是逢年过节，便有人来上香，庙会是香火最盛之日，早有善男信女挤满了庙堂。四爷威名，路人皆知，见刘家人到来，香客们都主动让开，四爷则热情地向众人点头致意。“阿弥陀佛。刘老施主光临，小寺蓬荜生辉。”主持常春主动上前施礼迎接。主持与四爷相熟，是因为每逢庙会，刘家总要捐些银两用以修缮庙宇佛像。四爷还礼，瑞文把早已备好的香资递上，师弟常修接过香资。主持常春又施礼道：“又烦施主破费。”四爷道：“曲曲小费，仅够香钱。”常春递上三炷高香，四爷亲自点燃，来到关帝像前，礼拜上香。众家人也磕头礼拜。

拜罢，四爷告辞要走，夫人道：“来庙一回何不抽签讨个吉利。”四爷道：“要抽你抽。”夫人道：“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抽才算数。”主持笑道：“抽签卜卦只当游戏，四爷抽上

一支吧。”四爷抱起签筒，夫人在旁则闭目祷告，签筒晃动，跳出一签。方丈将签递给四爷，四爷见签上写有“魑魅魍魉”四字，不明其意，便递给常春。常春看了自语道：“四鬼犯边。”夫人急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常春道：“日本鬼子占领东北，犯了国家之边，此签似主哈达街将有战事，与施主家无关。”四爷道：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恐怕家家都要饱受战祸。”夫人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四爷道：“未雨绸缪。”

一家人出了庙堂，老夫人要到台下找娘嫂，儿媳雅芬、小儿瑞明、小女金荣随去。四爷对瑞文、瑞武道：“要起战事，粮价必然飞涨，咱们去市场订几家庄头。”

北市场占地二三十亩，四周商铺林立，场内摊贩遍布，叫买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。父子三人直奔粮市，讨价还价订下了三个大户的秋粮，又收购了部分粮贩的现粮。

四爷父子出了市场，正碰上九公乐颠颠地从珠宝店回来。四爷道：“大哥有何喜事如此高兴？”九公道：“夜里做梦，青天白日发大水，今日果然应验，让我获镇店之宝。”瑞文道：“什么宝贝，如何得到，说来听听。”

九公被逐出家门到山西时，曾结识一煤矿把头孙某，其后八年，孙把头因矿井透水致使煤矿破产，他想起九公曾说起赤峰地区也有煤矿，且储量颇丰，便来到赤峰。在九公的资助下，在元宝山开矿挖煤，由于其经验丰富，产量剧增，很快成为当地的最大矿主。一日，工人在挖煤之际，突然发现巷顶有一物闪光，工人取下交给把头，把头又交给孙矿主。孙矿主对九公资助开矿感恩不忘，又知九公开了珠宝店，且是古物鉴定大家，所以便带了闪光之物来找九公。九公拭去那物外污垢，见是一晶莹剔透的水晶球，拿到暗室一试，那球光彩夺目，九公疑似夜明珠，但拿捏不准。九公将实话告知孙矿主，孙矿主道：“我来赤峰开矿，多得老弟相助，无以为报，此珠就送给老弟，以报昔日资助之恩。”九公道：“此珠虽不敢断定是夜明珠，可也不是等闲之物，如此宝物，我怎能受领？”孙矿主道：“此物放于我手，珍珠也如粪土，常言道‘珍珠赠识货之人’，放在你处才是物有所值，老弟切勿推辞。”九公见孙矿主一番诚意，也就谢过留下。

瑞文道：“舅公，宝贝可否让我等一睹为快？”四爷道：“你肉眼凡胎能看出什么来？”九公笑道：“看宝贝要付费，一会儿到宴宾楼我看你点的酒菜好坏，再决定是否给你看。”瑞文笑道：“保证都点舅公爱吃的好菜。”

瑞武去戏台下找来母亲、舅母等人，一起进了宴宾楼。楼下知客叫道：“四爷、九公光临，二楼雅间接客！”众人进到一楼，见座无虚席，大都是要一菜一酒一饭的乡下人，一个个来了就吃，吃了就走。上了二楼，有仙客来、八仙居、翠竹斋、紫云轩等十几个雅间，小二道：“贵宾共有几位？要哪个餐室合适？”瑞文道：“两桌大间。”小二道：“紫云轩宽敞，请！”众人进了紫云轩，男女分桌坐定。

瑞文正要点菜，忽听楼下知客叫道：“贝子爷大驾光临，二楼雅间接客。”话音刚落，便见一蒙古族壮年走上楼来。只见他大高个，头上戴一顶蒙古帽，身穿一件藏蓝丝绸蒙古袍，脚穿一双金边双脸蒙古靴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颧骨，鹰鼻方口，八字胡，满面红

润，精神矍铄。四爷、九公等一千人迎出室外，给贝爷施礼，刘、郭二夫人给贝爷请安，贝子爷则一一还礼。四爷道：“爷台也来赶庙会？”贝子爷道：“给关老爷上炷香，顺便到文教署商量些学校的事。”四爷道：“爷台兴教办学，造福子孙后代，令人敬佩。”贝子爷道：“责任所系。”九公笑道：“老四竟拿嘴甜和人，还不快请老贝到席上坐，好酒好菜才实惠。”贝子爷笑道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九公请客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九公赶紧道：“可别弄错了，今天是刘老四请客。”贝子爷笑道：“想拔你九公这铁公鸡一根毛可真不容易。”

贝子爷如何得四爷、九公如此敬重？贝子爷名宝彦博克，是嘎河川小王爷色楞扎布的叔父。清朝皇帝对亲属及功臣封爵分七个等级，即公、贝、王、侯、伯、子、爵。贝子即属子爵，宝彦博克是袭祖上爵位。民国建立，清朝所封爵位特权被废除，土地财产保留。贝子爷曾留学日本，受维新思想影响，深知科教兴邦的重要性，所以兴办学校，建立了王府蒙满小学。其校不仅录蒙、满族学生，还广收汉族学童，学校扩建，贝子爷便扒掉家庙用其砖木材料修建校舍。对于贫困学生，不仅免收书费、学费，还给以伙食资助。贝子爷的善举深得一方百姓的敬重。刘、郭两家的子女，都曾就读于蒙满小学，因此四爷、九公、贝子便成了莫逆。

贝子爷见四爷、九公盛情，也不客气，进屋落座。忽听楼下一人粗喉大嗓叫道：“给关老二办庙会，倒把老子跑细了腿，喊哑了嗓子，快给爷弄壶好茶润润嗓。”知客叫道：“张署长驾到，二楼雅间泡西湖龙井一壶接客！”只听木楼梯噤噤作响，一个矮胖子上得楼来。只见他穿一身黑色警服，敞着怀，露出白衬衣裹着的大肚子。一顶大盖警帽，顶在硕大的头上，一张包公脸上布满了豆大的麻子坑，黑脸黑装靠了色，要不是转动着的黑白分明的眼珠和龇出的一口白牙，人们会以为上来一根炭棒。

此人便是哈达街警署署长张作彬，是东北王张作霖的远支堂弟，曾跟随张作霖南征北战立过战功。他原先并非黑麻脸，在一次剿匪战斗中，被土匪的洋炮散弹糊在脸上，等医生将弹丸取出，便形成了黑麻脸，好在没伤到五官。按战功，大帅本想封他个师长、旅长干干，可惜他斗大的字识不了两口袋，只好派他来哈达街当了个警署署长。此人为人豪爽，为官清廉，执法公平，疾恶如仇，与四爷、九公意气相投，便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听说张署长到，四爷、九公、贝子爷三人出厅相迎。张作彬上得楼来，气喘吁吁，刚要开口叫茶，突见四爷、九公、贝子三人，大叫道：“好你个四木匠、郭鬼子，你们在这摆酒，也不叫老子一声？”九公取笑道：“怕你喝醉了酒，黑脸变成白脸，徇私枉法，不敢请你。”张作彬道：“老子泰山崩于面前不改色，何况喝点小酒，快请老子入席。”众人大笑。见贝子爷在侧，张作彬上前施礼道：“我兄弟几人见面就掐，请爷台不要见怪，请爷上坐。”贝子道：“都是兄弟，不必多礼。”小二端来一壶茶水，张署长也不用杯子，嘴嘴相对，一口气将壶茶喝光。四爷做东自然主席，众人依次落座。

小二先上茶点，后上酒菜。这酒正是郭家窖藏二十年的陈酿，剥开泥封，打开坛盖，立刻香气四溢。张作彬麻脸绽笑叫道：“真是好酒，明日到郭鬼子的地窖里搬两坛去。”玉夫笑道：“张叔若不怕受贿之嫌，我送府上便是。”张作彬道：“两坛酒要算受贿，民国的

官从保长以上都得进大狱。”说话间，菜也上桌，有龙虾、鲍鱼、猪肘、扒鸡、牛排、羊肋、金针、木耳、青菜、豆腐，荤素兼备，各取所需。

贝子爷道：“时下时局动乱，难得哈达街还太平无事。”张作彬道：“恐怕太平不了几天了。自从张大帅被炸死，小六子到北京忌大烟，小鬼子在奉天制造了‘九一八’事变，不到两年就占了大半个东北。听说就在前几日，小鬼子进攻热河，汤玉麟弃城逃跑，小鬼子兵不血刃便占领了承德。我们这哈达街无将无兵，小鬼子占哈达街易如反掌。”九公道：“不仅如此，听说丁二阎王一伙悍匪，在东北被日本人追剿，待不下去，又窜回憋龙沟老巢，这一方怕是安定不了了。”众人正在议论，忽听知客楼下叫道：“商会会长杨爷、日本驻哈达领事小叽国昭先生到，二楼雅间接客！”四爷道：“说曹操曹操就到，鬼子汉奸都来了。”张署长道：“妈了巴子，真扫酒兴。”

“噔噔噔”楼梯响处，上来一行人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的绅士，头戴一顶兔皮翻毛绅士帽，身穿藏青复绸长衫，脚下一双千层底冲锋尼布鞋。帽下一张马脸，一副茶色方框墨镜架在酒糟鼻梁上，看不清眉毛眼睛，大嘴叉，两只大耳前照，右手提了一柄棕色文明棍，左臂挟着一名二十几岁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。此人便是哈达街商会会长杨义霖。

跟着上楼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日本人，只见他穿一身笔挺的蓝色西服，打着红色领带，脚下一双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，大背头，几缕稀疏的毛发打着闪光的头油，倒像母牛舔犊后的犊毛。吊角眉，三角眼，鹰钩鼻下一抹仁丹胡，嘴角下垂，颧骨微突。这便是日本驻哈达领事小叽国昭。

跟在小叽身后上楼的是一名身穿和服、脚踏木屐的日本武士，也是日本黑龙会在哈达街分会的会长——加藤太郎。最后上楼的人二十五六岁，上身白布衬衣外罩黑绸对襟马褂，下穿一条黑色麻布紧腿裤，大分头遮住半面脸，尖嘴猴腮，一双老鼠眼滴溜乱转。上得楼来紧走几步，打起翠竹斋的竹帘，曲背躬腰，操着娘们腔道：“领事先生请。”一副让人厌恶的媚态，这便是杨义霖的管家、又是妻侄的于武。

杨义霖，祖居山西，父祖两代都经商，家境殷富。父亲经商历尽艰辛，不想再让儿子继承父业，便送子读书，想让他考取功名，出人头地，光耀门庭。杨义霖也很争气，十五岁便考取秀才，后又赶考举人，可几试不第。但他并不气馁，更加用功，志在必得。几年苦读，胜券在握，好容易赶上大比之年，要一试锋芒，朝廷却突然宣布废除科举。考取功名化为泡影，他急火攻心，便得了火蒙眼。投医用药，好歹左目治愈，可右眼失明。因怕人叫他瞎子，出门便戴一副茶镜。

杨义霖功名不成，便经商逐利。他书读得多，比其父更工于心计，因看好哈达街这块五路通商的宝地，便迁徙至此。《中日马关条约》使哈达街被列为日本九城通商之列。小叽国昭做商务领事，杨义霖主动将一豪宅借出，做日本人商务领事馆。借日本人的势力，他做了哈达街商会会长。大权在握，专营挣钱买卖，赌场、烟馆、钱庄、洋行，甚至连妓院都有他的股份，无利不取，成哈达首富。

管家于武，是恶霸于破靴子的独子，为何取了这名，倒有一段故事。于破靴子娶围场金氏为妻，婚后多年，未有子嗣，投医用药，皆不见效。于破靴子骂金氏是不下蛋的母鸡，金氏则骂于破靴子是打不上种的公猪，弄得不可开交。于破靴子打算纳妾，可金氏不许，为了证明自己能生育，金氏便与一武姓长工私通，果然生下一子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于破靴子只好认账，给儿子取名为于宝。可纸包不住火，于家借种生子之事传扬出去，因是武姓长工的种，人们便称其子名为于武。这小子满肚子坏水，不务正业。于破靴子为了将其子培养成人，便送到姑父杨义霖家当下人，姑母杨夫人好说歹说，杨义霖才让他当了管家。

杨瞎子携日本人来，四爷、九公等见了十分扫兴，众人又吃了几杯，便退席下楼。刘家管家佛瑞骑马而来，见四爷等翻身下马，和九公、贝子爷问了安，对四爷道：“热河来了贵客，请爷速回。”四爷一听，便知是何家盟派人前来，于是和九公、贝爷告别，便回家去。

来客是一位三十二三岁的年轻人，四爷并不认识。年轻人见了四爷，倒头便拜道：“侄儿何士雄拜见盟叔。”四爷观其形象，便知是结义兄长何老板的独子，也是他当年救过的男孩，便赶紧上前扶起，道：“侄儿不必多礼，你父母及家人可好？”四爷一问，士雄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待情绪稳定，便把家庭遭遇讲了出来。

原来，热河督军汤玉麟望风而逃，日寇兵不血刃占领承德。杆子帮奋起抗争，何老板等商户出钱资助，可终因强弱悬殊，抗争失败。日寇得知何老板曾支持抗日，便将何家灭门，只士雄一人因从杆子帮起事在外，得以幸免。杆子帮被灭，家人遇害，何士雄便来哈达街投靠盟叔四爷。

四爷听罢，悲痛万分，对瑞文、瑞武道：“刘家之所以有今日，全靠你们何伯父的眷顾，今日何家有难，士雄前来投靠，你等从今往后，便视士雄为亲哥哥，家中上下等人，不可慢待。”瑞文、瑞武道：“谨遵父命。我等拜见何兄。”士雄赶紧还礼，又道：“家产均被查封，只剩两支枪随身携带，这两支枪是家父从一军火商人处买来，是德国造的，名为金鸡满槽，打百余连发，枪管不红不热。家父视为珍宝，我随杆子帮打鬼子，此枪威力甚笃。今日带来献给叔父，保家防贼，或可一用。”瑞文听说有此好枪，急问道：“枪在何处？”士雄道：“我怕携枪前来会惹出事端，便将其藏于后山。”瑞文道：“快去取回，不要被他人拿去。”四爷也道：“既是盟兄爱物，留下也好做个念想，瑞文就随你士雄兄去取回。”

士雄带瑞文去取枪支，四爷便安排厨下备宴为盟侄接风。转眼，瑞文、士雄提了两匣回来，打开皮匣，便见两支枪油光锃亮。瑞文拿出一支枪递给父亲，四爷道：“我对这枪械是个外行，不看也罢，既是你盟伯爱物，快放于库中，好生保存。”瑞文则拉栓扣机，把玩不已。老夫人叫道：“快放起来，小心走火伤人。”瑞文笑道：“枪中并无子弹，不会走火。”说着便将枪放入皮匣，送去仓库。一家人围坐餐桌，便要开席，士雄道：“听家父说，盟叔家有我四位兄弟，怎么只见三人？”四爷道：“不成器的竖子，不知又和什么人鬼